

---

# 李英茂先生訪問紀錄

訪問：陳儀深\*

記錄：黃霏比\*\*

時間：2013年12月3日

地點：福岡大倉飯店

李英茂，1929年生於宜蘭市，國校六年級時，遇上太平洋戰爭爆發，畢業後，進入宜蘭中學校就讀，因戰爭關係，中學時被徵召，成為學生兵，接受軍事訓練。戰後繼續在宜蘭中學就讀，直到高中畢業。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曾被召集，協助宜蘭的處理委員會到各地站崗維持治安。高中畢業後，再次入營當兵，於鳳山接受孫立人部隊的訓練。退伍後，返回家鄉從事教職，先於育才國校任教，但因罹患肺結核，便留職停薪，經過一年半的治療後，才回到學校，並先後至女子國校、公館國校、北成國校教書。由於具備日語專長，於北成國校服務期間，也從事日本兒童文學的翻譯、推廣工作。1993年退休後，被借調至宜蘭縣史館擔任志工，協助翻譯及為日本客人導覽，致力於臺日文化交流。

---

\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

\*\* 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

我在 1929 年於宜蘭市市內出生，用日本的年代算是昭和四年。到國校六年級時，那一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發生。在此以前，從我出生到小學時代，出生的環境還不錯，家境算是中等，不是很富有，但也稱得上小康。

### 天真歡愉的童年

我父親在宜蘭地方法院工作，由於能跟日本人在一起，生活還過得去，因此我有一個很幸福快樂的童年，尤其六歲進宜蘭幼稚園讀書，這是宜蘭市唯一的幼稚園，早期很不普遍，所以能夠進去幼稚園，有的是地方人士、望族的孩子，但我不是望族。能夠進入幼稚園就讀，是因為我父親覺得很新奇，而且「封神氣」（愛現，是一種虛榮心），加上生活過得不錯，也不是講父親壞話，他有一點點虛榮心啦！就讓我去幼稚園讀書，就讀的兩年期間，覺得很幸福。因為老師好像法國幼稚教育始祖珮斯塔洛其、日本的良寬和尚<sup>1</sup>（1758-1831），對孩子們都很親切。我們那個幼稚園老師已經七十多歲了，我們都叫他「阿嬤老師」，叫做「おばあ先生」，七十多歲了每天還是教我們唱歌，教我們遊戲，幼稚園還會在回家前會分點心給每個小朋友。

進入公學校後就比較不一樣了，但我運氣很好，都遇到好的老師。照實說，有的人說日本老師也有分好跟壞，確實如此。那個時代如果是男老師，有的比較兇，會體罰學生；但是我遇到的老師都很好，對我們施行愛的教育，實在是很幸運。我讀的是宜

蘭公學校，就是現在宜蘭市中山國小。讀到三四年級時，中日戰爭爆發，開始感受到戰爭緊張的氣氛，但還是平靜的渡過一段日子。不過，到了五六年級時，在運動會或是體育時間都有加入一點點軍事教育。

### 1942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

國校六年級，1942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發生，一切都不一樣了，日本方面大概也緊張了，有的人說這場戰爭對日本國是最大的挑戰。那時我記得宜蘭市為了從宜蘭街升格，開始鋪柏油路，從火車站鋪到中山路，差不多有兩三百米，鋪到一半發生了太平洋戰爭，工程便停了下來，柏油、泥沙等材料都堆置在路邊，因為一切都要為戰爭，民間的力量已經不能再浪費掉了。那時候如果要打仗，就得去火車站送要出征的人，不只我的學校，別的學校也一樣。有時候召集令一來，老師就會拿著一張紅單子，那個紅單子就是召集令。在我的眼裡，那些人高高興興的出征去，大家都去火車站送他，唱歌唱ばんざいばんざい（萬歲萬歲）。日本人的確在我看起來也是很讓人敬重，日本人相當不簡單，將當兵當作他們的榮譽，高高興興的出去到前線、到華中、到華南，去中國打仗。過半年、過一年，我們還去火車站迎接，接甚麼呢？那叫做「無聲的凱旋」，變成白白的骨灰回來，宜蘭市長也要去接，學校的校長、老師帶我們學生排隊。才半年前、一年前「萬歲萬歲」的送他出去，他們現在回來的時候，却變成「無言的凱旋」。那時候還是小孩子，比較沒有這麼深切的感覺，現在想起來，日本人真的很坦然接受命運，天皇叫我們出去，我

1 日本江戸時期名僧。

們就出去，死掉也是靜靜的回來。

## 斯巴達式的中學教育

國校畢業後考上了宜蘭中學，宜蘭中學當時稱為「臺北州立宜蘭中學校」（現國立宜蘭高級中學）。到宜蘭中學就不一樣了！雖然國校時期已經開始戰爭，偶爾有演習、訓練，但國校仍是過著很快樂的日子，到了中學完全不一樣。開始了斯巴達教育，一個中學一定有教官，那是預備役的教官，現役退下來變預備役，一個人就配到一個學校當軍事教官，有軍事教官就有軍事訓練的時間。我們在中學的時候，每天早晚都要跑步，跑到街區內繞一圈，大概有幾公里的樣子，就學日本的軍隊那樣，大家腳步一個接一個啪啪啪跑跑跑。街區內我們的父母街民都出來看：「哇！宜蘭中學在訓練，很勇敢的跑」。跑步的時候還要綁腿，帽子、服裝上都有寫宜中的字樣，是半軍隊式的斯巴達訓練。青少年時期受過很嚴厲的斯巴達教育，自己也很緊張，但同儕之間還是有說有笑。

再來就是「臨海修煉」，臨海修煉是一個禮拜或是五天去一次南方澳海濱浴場，訓練就是要學游泳。會將大家分組，藍色的是會游一點的，紅色的就是完全不會游泳。訓練的方式是將大家載到船上，老師也在船上，載我們出去到蘇澳、南方澳海的 50 公尺、100 公尺以外那裡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推到水裡去，讓我們在水裡喝水掙扎。爲了避免溺水，有人用狗爬式划水，還好狗爬式勉強游得動，但是有人完全不會，只好吃水，吃一口、吃兩

口，從喝水掙扎當中，學習游泳的技術。現在想起來可能有些家長會很不捨，覺得很殘忍；但其實不會，老師還是在船上，他喝一口，就會說：「加油啊！」，然後指導他手腳要怎麼擺動怎麼游，如果還是不會，喝了第二口水，就把他拉到船上，說：「啊！你真沒路用！」。但我們還是盡力去做，在逆境當中，自己就要打拼奮鬥，我三天就學會游泳了，有的人花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都還不會游泳。訓練三天後大家都在游泳，那種斯巴達教育，如果是在現在的話，家長馬上提出抗議。那是在海水浴場，在豎立紅旗的範圍之內，說深是沒有多深，就把你全部推下去，如果有真的不會的，就會把你拉上來。有的人學會游泳了就说：「先生（せんせい），我會了！」。

老師跟我們住，吃、睡都在一起。我們那時候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，那個時代已經不像我們的長輩，像我哥哥那樣，中學五年的課程可以全部學完，然後畢業出來工作或是做其他事。那時候沒辦法，因爲遇上太平洋戰爭。我記得第一年還是有好好讀書，跟公學校、小學校完全不一樣的科目，有英語、物理、化學跟生物等小學裡沒有的課程，我們就覺得很稀奇。大家真的很打拚念書，但是到第二年就沒有辦法。第二年戰爭開始變得激烈，宜蘭要建一個新的飛機場，宜蘭方面的學生，還有臺北方面的學生都會調來做勞動服務，要鏟土來鋪飛機跑道。新的宜蘭縣政府位於縣政北路與中山路一段交叉口，飛機場<sup>2</sup>就那附近，現在已經廢掉了，要建新的大學校舍。那跑道都是我們做的，記得

2 宜蘭南機場，現被劃入竹科宜蘭園區、清大宜蘭園區開發計劃案中。  
資料來源：宜蘭縣政府計劃處 (<http://plnt2.e-land.gov.tw/releaseRedirect.do?unitID=113&pageID=8812>)，截取時間：2013 年 12 月 19 日。

中學二年級的時候就沒什麼讀到書，美軍又開始空襲轟炸，我們被疏散逃到鄉下。戰爭的最後一年，1945年5月31日，五月的最後一日，美軍來臺北州同時多區轟炸，臺北市轟炸，宜蘭市轟炸，羅東也被轟炸，宜蘭市傷亡慘重，死了一百多人。那時候投的都是燒夷彈<sup>3</sup>，早上出門房子都燒掉了。也有一些小型炸彈，例如親子炸彈綁在降落傘上，一顆母彈下來後，還有子彈好幾顆一起下來，轟炸的範圍很廣，眼睜睜看著宜蘭的父老有受傷的、有炸死的慘狀。

戰爭末期我們接到召集令，被徵召去當學生兵，那時候大概十七歲，還沒有上高中。日本的中學制度應該要讀五年，沒有分初中、高中，因為戰爭縮減了我們的修業年限，四年就可以畢業。第一年有好好讀書，第二年去做勞動服務，到飛機場填土，第三年去當學徒兵，沒有出去海外，在自己的本地，叫做枕頭山那個地方。每天都在那裡訓練，將來如果美軍登陸，戰車逼近的話，要如何對抗，投手榴彈或是圓錐炸彈。戰車來了，將圓錐炸彈插在鉛帶或是車體，就會爆炸，日本教官說插上去之後要趕快撲倒躲起來，不然就會一起死，每天都訓練訓練這樣，訓練到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。我們當的是學徒兵，學徒兵的長官不是學校老師，是軍隊裡面的士官，譬如說我們被召集，就變陸軍二等兵。我們的班長二等、一等、上等，還有一個叫做伍長，那都很

3 又稱為凝固汽油彈，早期主要被用來攻擊建築物，之後演變為對人員殺傷用武器，其主要通過黏附在人員表面持續燃燒來造成傷害。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凝固汽油彈條目 (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7%9D%E5%9B%BA%E6%B1%BD%E6%B2%B9%E5%BC%B9>)，截取時間：2013年12月19日。

兇的，很愛修理人。我們那時候年紀小才十七歲，他也會打我們啊！有一次我被一個海軍下士打，很嚴格。

日本投降後，戰爭結束，有一個情境我到現在印象還很深刻。敗戰後，日本人的態度馬上完全改變，那種很兇霸的、很嚴格的，一聽到戰爭結束了，大家都很坦然接受命運，武器就交出來，交給國民政府兵來接收。國民政府命令一個人頂多可以帶壹千塊，衣物可以帶一些，其他都不能帶<sup>4</sup>，他們的財產，不管是動產、不動產，通通要留在臺灣，那個條件實在很殘酷，但沒辦法。對以前每天在一起的同學，我們每天都在一起讀書，生活在一起，看到那些日本同學要回去，為了要籌一些旅費，他把家產通通拍賣，每天都在火車站前面鋪地毯賣，賣的時候他們都規規矩矩的跪在那裡，人家如果要買東西就買。啊！我都不敢看，以前在一起的同學，在那裡賣東西，看到我頭都低下去了，我頭也低低的不敢看他們，心裡很難過。跟日本同學就分開了，別離了，開始了國民政府的時代。

## 中學同窗參與神風特攻隊

提到我在宜蘭中學的同學去當神風特攻隊的事，那時候大家都遵照政府的政策，尤其是對軍政府，因為首相就是軍人。戰後

4 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不僅凍結日本人在臺財業，初期更規定被遣返的日僑每人僅能攜帶現金一千圓，以及不超過三十公斤的簡單行李，黃金白銀一概不許攜帶。

末期，神風特攻隊在宜蘭設立基地，跟日本鹿兒島的知覽基地<sup>5</sup>關係非常密切，美軍海軍艦隊快要登陸時，船隻都在知覽跟宜蘭的中間，從宜蘭起飛的特攻隊會先飛到龜山島，沒多久開始俯衝，攻擊美軍軍艦，從知覽起飛的就從另一邊來。我有日本同學自願去當航空兵，航空兵訓練不知道一年還是多久才編入神風特攻隊，他不知道是從宜蘭飛上去，還是從知覽飛上去。知覽現在有「特攻紀念館」<sup>6</sup>。

我之所以知道這件事情，是日本的同學跟我說，關於日本方面的消息，他們比較靈通詳盡，那時候已經是光復後好幾年，大家彼此之間也沒有互通消息，因為我們已經是國民政府統治，書信也不通，日本同學到哪裡去也不知道。有一年不知道怎麼傳傳，傳下來說：「李英茂我跟你說，我們宜蘭中學校的日本同學，兩個人一個叫做高崎，一個叫做吉野，這兩個參加特攻隊過世了！」我聽到之後，大喊「真的嗎？」一年級的時候，我被吉野打過，讓我很不甘心，很怨恨他，聽到這件事後，我眼淚就落下來，說：「不恨你了！不恨你了」，其實他們是為國犧牲，這是已經過了三四年後我才知道的事。同學說，一個是飛到沖繩衝

5 知覽町是位於鹿兒島縣薩摩半島南部中央的町，屬川邊郡。已於2007年12月1日與川邊郡川邊町、揖宿郡穎娃町合併為南九州市。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知覽町條目 (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9F%A5%E8%A6%BD%E7%94%BA>)，截取時間：2013年12月19日。

6 全名為「知覽特攻平和會館」。知覽是中日戰爭期間，日本陸軍敢死隊的所在地。平和會館的興建就是為了紀念當年因戰爭陣亡的軍人，並藉此祈求世界和平，不再有戰爭。展館內展出當年日軍神風特攻隊的遺物和照片。資料來源：utavel網站 (<http://www.utavel.com.hk/DetailSpot.php?id=ADwRZBEqA3E>)，截取時間：2013年12月19日。

下去撞到美軍艦，一個是在空中被美軍打下來，聽到後覺得非常難過。一個人的犧牲，我們活到七八十歲，他們十七八歲就沒了，想起來覺得很可憐。

## 戰後繼續高中教育

我那時候剛讀到初中三年級，國民政府就來了，他們來就改為中國教育，學制不一樣。美國的學制是一年兩個學期，日本是一年三學期。我們過去是中學三年級，現在改成中國教育就是高中，初中畢業了繼續念高中，我讀的高中就是宜蘭高中，有分為初中部跟高中部。初中部我們不用讀，因為日據時代我們已經讀三年了，直接被編入高中部，高中修業年限本來是三年，但因為學制不同我們讀了三年半。

## 對二二八事件的印象

二二八發生後，我們被召集，校長跟我們說，宜蘭市有處理委員會，那時候好像是參議員、市民代表或是地方人士組成處理委員會，由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擔任宜蘭分會主任委員，邀請我們宜蘭中學學生到各處站崗維持治安。別說外省人被臺灣人打，宜蘭人人很好，別的地方在二二八時看到外省人就修理他打他，宜蘭的處理委員會反而叫我們站衛兵，要保護外省人，不要讓外省人跟本省人打起來。

二二八之後我們都跑了，因為要抓我們，有的跑去山上，有的跑去鄉下親戚家，最多藏到十天二十天才出來。之後老師說沒事了，可以回來讀書了，我們才又回到學校。那時候在頭城媽祖廟前面有發生活埋事件，我有一個姓陳的同學住在那邊，晚上外面碰碰槍聲，不敢出來，就是在媽祖廟的前面，聽說他們也不敢說，怕被怎麼樣，政府才說就是在媽祖廟前面挖一個洞，就把人推進去土裡埋掉。有幾個是到外澳那邊，反正就是在那個廟前面，有一個在蘭陽大橋，還有一個是南方澳的山溪。

在南方澳被處決的是我們宜中的老師，他不是本省人，是唯一的外省人受害者，就是我們的老師。他姓趙，叫做趙桐<sup>7</sup>，後來聽說是校長告密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說他是共產黨的青年兵之類的。他是外省籍的老師，但因為他以前去過東北，所以會講流利的日文。有的人說是另一個老師吃醋，認為這些學生每個都對趙老師很好。他其實人不錯，但別的老師也不是說對他不好，是因為語言不通所導致的，那時候剛開始使用國語，我們十八歲才開始讀ㄅㄆㄇ。聽說趙桐的爸爸在東北，聽到兒子死掉，因為這邊已經戒嚴了，也沒辦法進來。趙桐是被槍決在南方澳的橋上，再把他推到溪谷裡面，第二天第三天的時候，我們蘇澳的好幾個同學才去找屍體，找到了把他扛回來蘇澳，學生大家出錢買棺材將他埋葬。這件事的確是歷史的見證，也要說句公道話，被打死的不僅有本省人，也有外省人。在二二八諸多受難事件當中

7 北京師範大學畢業，會說日語，戰後來臺在宜蘭中學擔任國文教員，對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推行北京話有很大的貢獻，深受同學愛戴。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趙桐被軍隊帶走，槍殺於南方澳海灘，由宜中學生收屍埋葬。

也許很少聽到像宜蘭這一件比較特殊的案例。

我們那時候出來主要是為了維持治安，聽人家說他們國民軍從基隆來，一路上打過來，基隆最嚴重，殺死了很多人。聽到基隆、臺北這些事情後，宜蘭的處理委員會出面說，我們宜蘭的人都沒有打外省人，反而是保護他們，但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們仍是一路上打過來，相當殘忍。<sup>8</sup>

## 畢業後再次加入軍隊

我到高中畢業都在宜中，宜中畢業後就去當中國兵。1949到1950年大陸撤退，軍隊來到臺灣就說要反攻大陸，他們知道臺灣有優秀的青年，就組織一個臺灣軍，委託孫立人將軍（1900-1990）去組織，二戰期間孫立人將軍在緬甸很有戰功，他們中國的一些將軍都是敗戰將軍，唯一打勝仗的就是孫立人。我們在高

8 1947年2月臺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後，消息兩、三天內即傳至蘭陽地區。3月4日，宜蘭市市民代表會及民間人士齊聚宜蘭劇場召開青年大會，隔日成立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宜蘭分會」，推舉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為主任委員，黃再壽、陳金波、游如川為副主任委員，羅東地區則有陳成岳醫師領導的「羅東地治安委員會」，蘇澳水泥廠也有員工自行組織的「二二八處理委員會」。根據新聞報導，宜蘭地區治安由本省同胞維持，秩序頗佳，雖有好事者乘機追打外省人，但旋即平息，事後報告中亦未有人傷亡。3月13日，國軍二十一師獨立團第二營進駐宜蘭展開綏靖工作後，北自頭城南至蘇澳皆有人遇害。最大宗集體坑殺案為19日凌晨，郭章垣、蘇耀邦、林蔡齡、葉風鼓、賴阿塗、呂金發、曾朝宜等七人，遭槍殺後埋於頭城媽祖廟前。目前已知宜蘭地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約有33人。

雄的鳳山受訓，記得那時候差不多有四千多個，分成兩團，一團一千多個。在訓練時，因為我們受過軍事教練，也有一些人是去當過兵的。

戰前被日人召徵的臺籍日本兵約有二十萬。日本那時要擴大戰場，但兵源不足沒辦法，不然他們不讓殖民地的人當他們的日本兵。他們很維護尊嚴，認為我們日本帝國的軍隊是頂尖的，怎麼會讓你們殖民地的人民來當我們的兵，但是沒辦法啊！兵源愈來愈少，所以臺灣總督府計畫也訓練臺灣的青年。那時候訓練最多差不多有二十萬的臺籍日本兵，有被派去新幾內亞、菲律賓等地，總共死了三萬多人。我當時沒有出去，我是在國內。

在接受孫立人部隊的訓練當中，發現那些訓練我們的班長、排長，比我們知識低，甚麼也不懂，甚至有的班長連手榴彈怎麼投也不知道，這樣怎麼當我們的班長？那就是隨便湊湊，臨時湊幾個來當兵，我們真的看不起他。我們在學校有訓練過，甚麼操槍、匍匐前進我們都會，但他教我們時，我們覺得不對勁，便開始作亂，作亂就不聽他的話，他們也覺得我們這些人實在有夠難管理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，我們有日本精神，孫立人有野心訓練我們成爲一支軍隊，但蔣介石（1887-1975）大概認為我們這些有日本精神會作怪的，如果之後被孫立人訓練起來，會威脅到他的地位。後來就把孫立人抓去軟禁，他被軟禁之後我們這些兵力就瓦解了，不是退休也不是退伍，叫做「歸休」這個奇怪的名字，意思是讓我們暫時回到家鄉休息，以後如果有什麼事情，再召集我們去。一拖二拖就拖到五十年、六十年，不知不覺沒頭沒尾，歸休也不算是退伍，就沒有辦法領退伍金啊！我們感到很不滿，便告到高等法院去追討退伍金，但是最後敗訴。

從1950到1951年，只當兵當了一年十個月，但這其實也不算是徵召，他們要我們當兵的時候，到各鄉鎮第一科分配每個鄉鎮要負責多少人數，中國有俗諺說「好男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」，那些第一科的人知道臺灣這些有知識的青年，以前又當過日本兵，如果能夠來當兵，是很好的。大概是上面也有壓力，就想盡辦法、不擇手段的騙，在我們的眼裡是騙我們，他們說：「你們將來可以當幹部，訓練士兵，建立一支很堅強的臺灣軍。你們去的時候，我們會給你一個設備，吃的、住的都沒問題。」那時我們也有看到那些中國兵怎麼吃飯，趴在地上吃。這怎麼叫做當兵？很不像樣，將槍當作扁擔，吊著銅鍋，穿著草鞋，綁腿也綁得亂七八糟，我們看不起這種兵。我們要去當兵，要像美軍顧問團那種的服裝，像美軍那樣的待遇，他們就保證一定有，只要我們去了就沒有問題。結果那天晚上去了，進去鳳山五塊厝<sup>9</sup>的軍營裡，是日本的倉庫改建而成的，那天三更半夜去，晚餐馬上露出馬腳，那些兵一樣用臉盆裝稀飯，裡面不知道放甚麼東西，亂七八糟的，根本就不能吃的飯，現在想起來覺得他們也很可憐，中國兵也是這樣吃，但我們吃不習慣，所以我們就開始騷動，有的人乾脆跳牆逃兵回來。他們也是說，如果這件事情爆發出來變成國際上的笑柄，面子下不了臺。不過，後來我們的地方人士就出面跟省政府說：「如果你們想好好訓練一支臺灣兵，你們要從待遇、服裝就要改。不這樣改，我們也不答應！」這樣的強硬態度，省政府就軟化下來，開始撥軍費，也撥一部份美援過

9 臺灣高雄市境內舊地名，今苓雅區凱旋路以東區域，高雄捷運設有五塊厝、技擊館以及衛武營等站，五塊厝軍營應爲後來的「衛武營區」。

來，服裝就變得不一樣，地方上的人士也自掏腰包買皮鞋給我們。那時候他們都穿草鞋，穿草鞋當然沒有面子，各鄉鎮就自己拿錢買跟日本一樣的皮鞋。之前提到的逃兵俱樂部是真的，有人真的逃兵，後來有的被找回來，告訴他們不要逃兵了，還是好好的接受訓練；有的回來被關禁閉，關禁閉也是較輕微的懲罰，關幾天而已，不敢怎麼樣，之後再重新另外訓練，叫做補訓。一年十個月後，這批很優秀的臺灣軍就順利的被送回家「歸休」，不要再來作亂。同期當中除了臺灣囚仔也有少數的外省人，幹部當然是外省的，班長、排長、連長都是外省的，尤其是連長他們特別選曾經在東北住過的人，所以我們的連長、排長有的會講日文，會講日文的我們就跟他們比較親。

當時對孫立人的印象是為人很不錯，我們在訓練當中，他就偷偷的來，他有兩個衛兵護衛跟來我們的兵營，他把侍衛趕出去，就獨自一人來看我們，真的很大膽！我看了很感動。他來我們的旁邊，就問說訓練怎麼樣？你們吃得怎麼樣？我們就跟他報告，有的就老實的跟他說，軍隊吃得還不錯，可是這個不行，那個不行，提出抗議。孫立人就回應說：「好！好！我給你改進」，他有讀過美國的軍事學校，心懷是還不錯，很照顧我們，努力地跟我們拉近距離。是不是因為這個關係，才觸動了上級，上級就把他軟禁起來，那件事聽說也有歷史秘話，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，但聽說美國出面說國民軍到臺灣代理接收，結果在亂來，二二八事變、白色恐怖殺了那麼多臺灣人，你們說臺灣人是你們的同胞，怎麼殺自己的同胞？那時候美國可能想不行了，蔣介石也不行，這件事沒有解決不行。便有風聲傳出來，有的人說臺灣將來的領導人，是不是叫孫立人來比較合適？蔣介石聽到消

息後就把孫立人軟禁起來<sup>10</sup>，很多此類的事件層出不窮。

他們說光復，說臺灣的同胞回到祖國的懷抱，其實我爸爸、阿公聽到真的很開心，以為我們祖國要來了！但我們年輕人都有去基隆港看過，登陸過來的那些兵，實在是不像樣的！服裝也不整齊，軍人精神最重要的槍，竟然還拿來背鍋子背甚麼的，不僅是這樣，一面走路一面吐痰，擤鼻涕這樣來，這個像甚麼兵呢？我們一看就失望了，回來後告訴我父親，他們還說不能這樣亂講，雖然綁腿綁這樣，裡面其實是包鉛，會飛簷走壁喔！結果反而被他們罵。過了幾個月有的兵登陸，到宜蘭到羅東來，看了才知道原來是這種爛兵。不但是這樣，住在學校裡面，他們要煮飯準備伙食，就把學生的課桌椅打下來去燒火。去市場買菜的時候，向人家出價半搶半買，對方也沒辦法，有的人就說從來沒看過這種兵。以前日據時代是不二價的，多少錢就是多少錢，實實在在的價錢，我賣你十塊，你跟我說不行！太貴了！五塊錢好了，四塊錢好了，怎麼可以呢？就算不能忍受，他也要強迫你賣，那就沒辦法了！

10 孫立人(1900-1990)，安徽廬江人，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國留學，先後獲得普渡大學、維吉尼亞軍校學士文憑，1928年回國投身軍旅，中日戰爭時曾率領中國遠征軍赴緬甸與印度，協同英軍作戰。1947年來臺灣訓練新軍，1950年蔣介石在臺復行視事後，升任陸軍總司令，1954年調任總統府參軍長。1955年，孫立人昔日部屬郭廷亮因匪諜案被捕，牽連數百人，孫亦因「縱容部屬武裝叛亂，窩藏共匪，密謀犯上」遭到革職，軟禁於臺中寓所。1988年1月總統蔣經國過世後，副總統李登輝於5月繼任總統，下令解除了對孫長達33年的軟禁。本案被認為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之一，2001年監察院重新調查本案，認為郭廷亮匪諜案是政府刻意製造的政治案件，郭、孫等人係遭人誣陷，獲得平反，但是關於此案發生原因，史家仍未有定論。

在我印象中，長輩們一開始真的是歡迎中國的軍隊來到臺灣，但只高興了半年而已，半年後就變了。尤其是我父親還被人家罵，光復後被指責過去改日本姓氏，被罵成狗，你不是我們漢民族，你違背了把你的名字都改成日本名字。再過半年，原來如此是這個樣子，面貌全都暴露出來了。陳儀（1883-1950）第一次來，在中山堂舉行記者招待會，在大家面前第一次發言，他說我不揩油，我們都聽不懂，甚麼叫做不揩油？後來才知道是甚麼意思。但沒過多久，貪污吃錢樣樣來，本來我也不知道揩油是甚麼意思，後來才知道是搶人不該得的錢，這個中國的文化一下來，跟日本文化比較起來，讓我們完全改觀，所以爲什麼人家說我們對日本人比較親熱，親熱有親熱的理由，就是從這樣子來的。

## 回到家鄉開啟教書生涯

當過兩次兵後，我的身體就壞了，不知道是甚麼原因造成，身體不好生病了，我心想：既然沒力氣做粗活，又不會做生意，就選一個比較安全的職業，到小學當老師教書。那時候我得了肺結核，還要感謝美國呢！因爲那時候美國剛剛發明出來 streptomycin。我那時候睡榻榻米，還把榻榻米睡出一個人形。戰後美國在醫藥上陸續發明盤尼西林以及「埋信」（Mysin，如：土黴素、金黴素等）的特效藥。那時候很多人得肺結核，還好我特別怕死，於是做了澈底的治療，每個禮拜都固定去醫院，打「埋信」新的治療藥，回到家裡就盡量不要動，減少讓肺伸縮的機會，肺靜止的話，傷口比較容易癒合。

生病期間沒去工作，將老師的工作留職停薪，過了一年半，狀況變得比較好，才回學校繼續教書，但還是要很小心，不能做粗重的工作。

剛開始在宜蘭市的育才國校擔任教師，一年後便生病，經過一年半再出來，才去女子國校，後來再去公館國校。會從女子國校到公館國校的原因是，以前某一次縣長改選，我的父親是無黨無派的，很討厭國民黨，我爸爸李文章也不是有名望的人，他是代書，但人家相當敬重他，想知道選舉時他會傾向哪一邊，因爲我爸爸只要隨便說一句我們來選誰選誰，也是很有影響力的。對方不敢來問，就來送香菸作爲賄賂的手段，我爸爸沒有接受，對方就知道他是反對國民黨的，其實我爸爸真的討厭國民黨，到後來選舉成功，國民黨當選了，就把我父親的小孩，所有在學校當老師的，都貶到邊疆去。我妹妹過去是在宜蘭市光復國校，選舉後因爲爸爸反對國民黨，縣長就將妹妹貶派到鄰近海岸線的壯圍鄉公館國校任教，同時也將其他人陸續派任到南山的四季國校服務。對此，待字閨中的妹妹也頗感無奈，只得每天認命地騎著腳踏車到距離家中六、七公里的公館國校上班。看到她如此辛苦，我做爲兄長的人，感到於心不忍，於是就跟她說：「哥哥跟妳交換學校吧！」因此，我便向女子國校的校長推薦妹妹，讚譽她是女師畢業的高材生，希望能讓她到女子國校工作，而我到公館國校教書。爲了手足之情，我實在別無他法。這也就是後來爲何我改至公館國小擔任教員的原因。

其後，我在公館國校教了一年多，便因結婚，轉至羅東的北成國校。其實我到北成國校的過程相當有趣。因爲太太原先在羅東的公正國校，爲了能讓太太減少舟車勞頓之苦，我自願申請異

動到北成國校，希望可以兼顧工作及家庭生活，最後也就在北成國小退休。我在北成任教時，原先一個年級只有兩班，後來隨著人口增加，一個年級就變成四班，接著又擴增到一個年級有七到八班，目前是縣內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小。此外，北成國小也和日本青森縣的北園小學校結為姊妹校，時常互有往來。

在北成國小的服務歲月中，有一件事情值得我在此特別提出。由於因為我有日語專長，加上當時北成國小的藍祥雲（1935-）校長為人非常熱心，對日本兒童文學甚感興趣，也精通日語，所以主動來徵詢我的意見，問我是否有意願一起將日本經典兒童文學名著翻譯成中文，讓更多孩子可以了解日本文學。其實說也湊巧，因為當時的經濟發展較為繁盛，家長有多餘的錢可以花在購買書籍給孩子上。出版社見到這種榮景，才願意協助配合這項工作。因此，就由光復書局開始搜集適合的作品，然後再交給我進行翻譯工作，並致贈薄酬。

出版社的取材相當廣泛，有時不限於日本本國的文學作品；也有來自歐美地區的書籍，只是用日文改寫而成的，再交由我們翻譯成中文，等於是兩階段式的翻譯。總而言之，在這種契機下，我們便利用北成校園作為推廣日本兒童文學作品的基礎，更在寒暑假辦了相關活動，成效頗彰。整體而言，我覺得這種作法相當不錯，值得繼續推廣及學習，也認為這段時間相當充實，是非常好的人生經驗。

至於一般外界認為我的日語能力還算不錯，是因為我出生於日本統治時期，一直到十七歲時，仍以日語作為日常生活的主要溝通語言。厥後，日本戰敗，由國民黨接管統治臺灣，我只好改用普通話，但還是對日語感到興趣，所以仍持續藉由閱讀及寫作

精進，多年來如一日，不曾停下腳步。簡言之，其實還是自己對日語有相當濃厚的興趣。

倘若時光流轉，或許我會去當個作家也說不定呢。當個教員或文學家雖然不見得能夠出人頭地，或者成為大企業家，更無法與我初中同窗好友相比，他因早年投身商場，後因掌握專業與時機，於臺灣、美國、中國等地都設有工廠，專事生產潛水衣，目前約佔了世界潛水衣一半的產量，為國際知名的企業人士，但無論如何，這曾經是我的夢想之一。

總結我的教師生涯，一共任教了四十一年。其中，我在北成國小服務的時間最久。而我太太比我更加投入教育事業，她前後共付出了四十九年的青春歲月於杏壇。為何她可以比我教得久呢？這是因為她初中畢業後就進入校園服務，而我還必須服兩年的兵役，因此她自然能比我多貢獻幾年的光陰。

我記得過去的教師授課制度與現在大不相同，現在採明確分工的科任制度，以前則是必須樣樣精通，如音樂課部分還得會彈風琴。所以我一直認為以前的老師真的非常厲害，什麼都要學，可說是文武全才。

## 兄弟姊妹分散在美日台

我育有二女，不過我的兄弟姊妹倒是挺多人，含我在內，共有八位，總共三男五女。依序是長兄及三位姐姐，我序齒行五，下有一弟兩妹。大哥因未遭遇無情戰火的侵襲，在日本攻讀醫學學位時的過程算是相當平順；一開始日本政府對醫科及理工科人

才刻意培植，不欲中斷他們的學習，希望他們能以技術報國，因此該領域的成年男子無須服兵役。後來戰局日益緊張，這種政策迭受日本國民質疑，覺得甚為不公，反對聲浪高漲，是以，日本政府又改弦易張，仍讓這些理工科人才入伍服役，擔任國民兵。當時在東京明治神宮的運動場舉行學生兵的壯行會，雖然那天下著雨，但是幾千個要去徵召的人出來，父老兄弟姊妹也都出來，那個壯觀的畫面還是會常常浮上心頭。<sup>11</sup>

我的大哥會轉往日本讀書，除了他自己有興趣之外，剛好他成績也不錯。他大我七歲，又是長男，加上我父親也有一點虛榮心，收入也還不錯，覺得自己兒子那麼會讀書，就讓他一直讀上去。我大哥當時就吵說不要在宜蘭升學，要去臺北讀二中，臺北二中就是現在的成功中學。那時候宜蘭市要到臺北讀二中的還有陳金波醫生（1889-1961）<sup>12</sup>的孩子，以及另一個望族之後，都是有錢人才有辦法，沒多少人到台北讀書，但他就吵著要去。那個時代二中畢業後，很容易找到工作，無論是在政府機關、私人企業都很可以找到相當好的職業。可是他還想繼續升學，但我母

11 太平洋戰爭後期日本漸居劣勢，為補充前線傷亡兵員，東條英機內閣於1943年10月1日發佈《在學徵集延期臨時特例》，要求徵兵體檢合格的學生立即入伍。21日，文部省在東京明治神宮外盛大舉辦「學徒出陣壯行會」鼓舞士氣，約有二萬五千名「出陣學徒」持槍列隊，接受六萬多名尚未達到服役年齡的學生歡送。

12 陳金波（1889-1961），宜蘭員山人，1913年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返回故鄉，在宜蘭醫院服務，1919年在宜蘭街開設太平醫院，1922年起歷任「臺灣文化協會」理事、宜蘭街助役（副街長）、「臺灣民眾黨」中央執行委員及宜蘭支部常務委員，1935年當選首屆民選宜蘭街協議會員，一年後又以最高票當選臺北州會民選議員。戰後受國民政府指派為第一任宜蘭市市長，1961因急性心肌梗塞過世。

親不願意讓他讀，我爸則是說：「好啊！你要讀就讓你去讀」。大哥在去日本之前就跟我父母說他是老大，回來後會照顧弟妹妹，結果一去不返。因為後來發生戰爭了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，在戰亂之中，聽說他讀書也很辛苦，光復後他就在日本結婚了。他在日本讀的是東京醫專學校，全名是東京醫學專門學校。大哥本來的名字叫李叢茂，七年前過世了，大嫂的名字叫做井上貴英，是日本姓名，現在我那些姪子姪女的姓氏都是井上。

我的弟弟叫做李挺茂，現在在美國，他去留學然後留在當地工作，曾經在原子能委員會工作，現在已經退休了。他回來過臺灣，而且表示贊成核能發電，我們是反對核能發電，但他是做這類的工作也沒辦法。

我表哥曾對我說，還好我大哥沒有回來，回來可能就會碰上二二八。如果他在光復後回來，而且又是當醫生，宜蘭剛好欠缺醫生，尤其是外科醫生，那時候日本的院長通通回去了沒人了，我大哥回來的話，一定能進入宜蘭醫院工作。而他又是一個老實古意的人，如果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要他簽名，那不就被抓去槍殺死翹翹了！我對我的爸爸媽媽有些歉意，他們看到大哥沒有回來，叫我寫信看看他怎麼樣，雖然我有按照吩咐寫信給他，但我在後面加了一句，跟他說他生了那麼多小孩，要他自己好好考慮在哪裡生活，不勉強他。大概日本人也勸他，因為那個時候胸腔外科的醫師很少，很多肺結核的病人需要開刀，而後肺結核病已經有新藥，可是肺癌也要開刀，醫院就挽留他叫他不要回來，留在日本。他替日本的父老服務，救了很多，聽說我大哥在青

森<sup>13</sup>也是相當受人敬重。青森那裡是相對落後的，距離東京較為遙遠，當地生活環境貧困，營養不足，天氣潮濕，勞動過多，很多人得到結核病。肺結核需要那樣的醫生來治療。光復後從美國傳來先進的醫療技術，可以將結核菌清除，有的人爲了讓肺的伸縮穩定，就擺乒乓球，有的大的小的，把它埋進，聽說這樣有效，再配合新藥 streptomycin，就能痊癒。如果美國沒有發明 streptomycin，沒有發明氣胸術，可能我就活不了幾年。所以心裡感到很矛盾，一方面要感謝美國，另一方面罵美國，美國你是「鬼畜美英」，殺害了那麼多人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爲了激發國民的敵愾心，便高喊「鬼畜美英」。美國後來在廣島及長崎投下來原子彈，殺害了幾十萬非戰鬥人員（包括無辜的婦女及小孩子），極爲殘忍！

## 志工生活二十年如一日

我在民國 82 年（1993 年）退休，退休後就去縣史館，政府用借調的方法，看學校裡有甚麼老師，有什麼專長，然後調到教育局、縣史館做工作，我就被調去縣史館開始翻譯的工作。那時候的宜蘭縣長是游錫堃，他有一個抱負，想要整理所有有關宜蘭的文獻紀錄，包括從臺北的日日新報裡找，要在臺北讀書的宜蘭

13 青森縣（あおもりけん），爲日本本州最北部的一個縣。縣廳位於青森市。總面積 9644.21 平方公里，古稱陸奧國。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青森縣條目（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D%92%E6%A3%AE%E7%B8%A3>）截取時間：2013 年 12 月 19 日

子弟，有的已經讀大學的，希望他們有空去圖書館收集資料，再拿回來宜蘭。然後開始翻譯一些很重要的資料，那時候有成立一個翻譯團，翻譯了幾百萬字，這批資料到現在還有人來宜蘭閱覽參考、寫論文。<sup>14</sup> 被借調到縣史館半年後，我就滿六十五歲屆齡退休了，退休之後繼續留在縣史館服務，到現在爲止，已經當了二十年的志工了。退休後剛開始當志工的時候，縣史館還給我津貼，一天一千塊，後來我就說太麻煩了，乾脆不要領了，因爲我要自由啊！我不想跟別人一樣上下班打卡，這樣比較自由。因此他們對我就有一種「李老師是真正要服務貢獻」的看法，用金錢來換取人家的尊敬，蠻不錯的！除了翻譯之外，也要幫忙導覽，每當有日本人來參觀，就要幫忙導覽。因爲宜蘭有兩個名勝古蹟，是從日本時代留下來的，一個就是西鄉菊次郎建造的西鄉堤防<sup>15</sup>，一個是我們的父老爲了感念他留下的仁政德績，立了一個很大的紀念碑<sup>16</sup>。現在關於這個紀念碑的消息傳到日本去，尤

14 此計畫稱爲「日文宜蘭資料翻譯計畫」，縣史館於 1993 年 2 月起，號召當地耆老大规模翻譯日治時期宜蘭相關文獻與史料，冀望發現新史料填補歷史空白，或供編撰人員做爲修史參考之用，目前已完成《宜蘭廳治》數冊等多本專書，及數篇單篇資料。

15 西鄉菊次郎於 1897 年（明治 30 年）至 1902 年（明治 35 年）間擔任宜蘭廳長，任內整治宜蘭河，在宜蘭河兩岸建設堤防，解決水患。因此該堤防稱爲「西鄉堤防」，或稱「西鄉堤」。資料來源：維基百科西鄉菊次郎條目（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A5%BF%E9%84%89%E8%8F%8A%E6%AC%A1%E9%83%8E>），截取時間：2013 年 12 月 19 日。

16 西鄉廳憲德政碑，位於宜蘭河南岸、中山橋東側堤防上，設立時間爲 1932 年（大正 12 年）12 月。資料來源：臺灣大百科全書網頁（<http://taiwanpedia.culture.tw/web/content?ID=8703>），截取時間：2013 年 12 月 19 日。

其是傳到鹿兒島去，鹿兒島的人民來參觀，看到後覺得很感動，這麼大的紀念碑就是紀念他們的先人，回去後一傳十、十傳百，愈來愈多人來參觀，我就說明給他們聽，將紀念碑碑文翻譯給他們看，他們知道自己的先人做了那麼好的成績，相當興奮。那個碑就在宜蘭西門的堤防上面，要到現場看，造型很大，已經放在那裡放一百年了。放一百年很可憐啊！歷經滄桑，光復後有一些外省人，將紀念碑當作住屋，四周用茅草蓋起來，住在那裡面還生火煮飯，結果石碑就被燻得髒髒的，後來才將石碑清洗整理乾淨。我在縣史館內的工作就是蒐集翻譯關於宜蘭的文獻，縣史館以外就是日本人來宜蘭時為他們導覽。我們也會帶他們去設治紀念館<sup>17</sup>，其實這個紀念館本來是歷任的縣長，就是行政長官的宿舍，傳到我們有一位的縣長，叫做游錫堃，他後來做過行政院院長。在他當宜蘭縣縣長的任內，他說他不要住在那裡，他有自己的家可以住，就將官邸改造成一個紀念館保存下來。

### 推動宜蘭與鹿兒島締結為姊妹市

這幾年我一直有個想法，要讓宜蘭跟鹿兒島締結為姊妹市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引發了福島核災，世界各國都捐款支援，其中臺灣的捐款金額最多，高達兩百億。日本人為了感念臺灣人的幫助，所以無論什麼人來到臺灣，無論見到什麼人，第一句話都先講「感謝臺灣！」、「謝謝臺灣！」他們用行動表現感恩

<sup>17</sup> 位於宜蘭市舊城南路力行3巷3號。



2016年4月22日，日主訪者（右）與李英茂夫婦在日本旅途中合影

之情，學術界、娛樂界、體育界都紛紛來臺灣支援我們，唱歌給我們聽，表演給我們看，好像一種報恩的行為。最近我才跟宜蘭縣長說，日本人很有禮貌，但以後我們可以跟他們平起平坐，不要說日本人總是高高在上，我們就在下面。最近台日雙方有很頻繁的文化交流，其中也有一些令人感動的事情，我們支援他們，他們被我們感動；他們來唱歌給我們聽，回應我們，我們也被他們所感動。為了讓兩市締結為姊妹市，他們主動來宜蘭縣議會，而且還來了三趟，但我不能說出來，國際之間的交流，可以有某一方先主動接洽，但如果事情沒有談成會很尷尬，要讓彼此都有面子，所以我就從中調整。他們之間如果有公文往來，我都要幫忙翻譯。縣政府跟縣議會的流程似乎不一樣，縣議會不需要縣政府同意，如果議長同意的話，一張公文只要議長簽名就好了。所

以現在是我們這邊一直沒有完成，老實說他們很積極，我們這邊比較消極，不知道是因為甚麼原因，會不會是一種公務員的毛病，認為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無事」。但我還是很努力的推動，看看這件事能不能夠完成，畢竟雙方交流是很不錯的事情，這個也不會簽涉到政治層面，就是友好與交流這樣就好！日本跟臺灣有這麼密切的地理與歷史因緣，想說他們過來，我們也給他們善意的回應，這是我的想法。